

◇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



程保平,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

西江被堵成一个湖泊后,差不多有二十里长,春夏碧树葳蕤,水波淘淘,秋冬水天一色,清风朗朗,特别适合诗人抒情。然而也有弊端,比如沿岸污水的过度排放,导致寄生虫太多,那可是沿岸人的饮用水啊。再如近年来渡口被取消,去金洲要弯很多的路。

每次过西江,我都会想起一个故事。1996年春节前,我儿子太郎才一岁多,第一次回老家过年。头晚我们动身,乘上水江轮,天亮抵达安庆,再赶到西门,乘那种“蹦蹦蹦”的农用三轮车走三十里,到西江何墩渡口,已是下午三四点,这时能看到对岸圩堤上隐约的家。

那是一个阴天,风特别大,人也特别冷。渡船停在对岸,渡口空无一人。喊船是没用的,风会直接把声音打回来,我们就在那风里干巴巴地望了一个小时。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脚下停靠的那只小渔船。

那船四五米长,有一个棚子。我把船拖到岸边,把包裹送上船,又抱过儿子,搀着妻子上船,想让娘儿俩在棚里避避风,跟着又改变主意,我要划船过江。我十来岁时,每到暑假就摆渡,驾船是熟练的。我吩咐妻子抱好儿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节气里。

黄昏,我从外面回来,推开小院的门,满院的风雨被气流带动,只觉秋意扑面,脚底感觉什么东西硌人,原来地上落了很多柳树籽,像无数的黑蝴蝶。我低头捡拾了一把,掇张小矮凳,索性坐下来听雨。

檐下有一高脚陶瓶,随意插着几竿枯荷和枯莲蓬,有野塘之趣——这是荷的结局么?或者是荷死亡后的状态?檐外是潇潇的雨和风,在黄昏的雨色里,天光愈发模糊,我在不远处端凝着它,看着看着,愈发觉得这是一幅好画呀,落墨自然,设色斑驳,线条狂野而简单,底色却是安静的,甚至显得有些褪色、暗淡、破败,给人以震撼的光阴之感,特别有禅意,像极了老莲的画。

我想到了另一个词汇:侘寂。后现代的人在建筑装修上兴起了一股侘寂风,追求至简、自然,不欢喜纷繁杂沓。禅意,侘寂,在我看来,禅更注重“悟”吧,但在乎的都是生命的自然状态。这才是我想说的,如同我眼前的这瓶枯荷,以及它所呈现给我的生命最后阶段的自然状态。说白了,此刻,

朋友打来电话问,你有什么特别的心愿?我说,我希望能有一套大房子。每天一睁眼就是满屋子的阳光,是我一直梦想的。朋友笑着说,你家不是正装修吗?虽说小了些,但做人要知足,说个特别点的。我认真地想了又想,说,在《圣经》里,爱的定义是恒久忍耐。希望我能拥有一个能恒久忍耐我的胃,然后,一生酒肉,暴饮暴食。

遥想当年,在风中雨里为衣食奔走,偶尔见有人买了整只的烧鸡,整瓶的好酒大吃大喝,便无端地心生鄙夷,觉得那是电影中日本鬼子的行径。后来职业略见稳定,这才有机会呼朋引类,飞觞醉月。在我看来,但凡性情中人,应该都会喝酒。在酒桌上,一个人能喝却藏着、掖着,不是缺少性情,就是城府太深。尤其是满座酣畅之际,他那样明晃晃地窥视着大家,的确不甚相宜。

记得古人淳于髡曾很坦白地对齐威王说,他若参加“州闾之会”,碰

经验之验

子,坐在篷里,不要站立。就起锚放船。但船上只有一只桨。那是船家的习惯,拿走一只桨,别人就不能偷划了,但对我不过是增加了点儿难度而已。

刚起锚时,风浪不大,尽管一只桨,船还是按我的想法走的。越接近江心,风浪越大,也是我行船经验里没有的,我的心里就有点悬。我将船头慢慢调转对着风头,那样可以让船不倾斜,又能保证船朝对岸行驶,只是特别耗体力,我就慢慢地朝前挪。

江心有个瞭望哨,是渔民看鱼用的,底盘大,有很大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我看离那瞭望哨只有百把米,心就踏实了。如果风力再大,我就靠上去,等风小了再走,要是渡船过来,那就更稳妥了。

突然,插桨桩的凹槽裂开了,是那种彻底的裂开。我头皮一炸,心想完了。一只桨在这天气行船已经冒失,现在桨又找不到生根的地方,就意味着船失去控制。就一会儿工夫,船就横过来,一边船舷顶着风口,一边擦着

浪涛漂移,随时有翻船的可能。

我怎么就这么冒失呢,如果翻船该救谁呢?儿子还小,一点都不更事,假如出问题了,我的后半生怎么安宁?可先救儿子,妻子我又怎么面对?她是那么单纯,年轻,二十岁第一次恋爱,就无怨无悔地成了我的新娘,跟着又糊里糊涂地做了母亲。她是那么相信她的丈夫。

那想法是一闪念间的事。我有一种慌乱感,接着又清醒过来。我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必须两个都救。我变得极为理智,极有斗志。我脱去外衣,抽过桨来抵在船艄,用力压住桨叶,逼着船头对准风头。这时候已不是前进,而是翻不翻船的问题了。

我惊喜地发现,那船是一只帆船,虽然帆和舵都拆了,但船尾安装船舵的地方还留有一个圆洞。我把桨叶插进去,固定了,又可当橹划船。折腾了可能有一个小时,我终于把船划靠了岸,这时候我的内衣潮湿得如水洗过。

我一直没跟妻儿说当时的处境和心情,直到今天写本篇文章。这么多年来,每见那瞭望哨,我就不自觉地提醒自己,所谓经验,不一定是经历而且验证过,有的经历绝对不能再次验证。

母好一番嘲笑——这个场景,是不是还恍若如昨?

这是一个浪漫的夜,古人盛行是夜“走月亮”:女子盛装出游,街坊邻里互相往还,或到尼庵随喜,直到鸡叫,犹漫步月下。不过,我觉得走月亮不拘中秋夜,立秋后就可以走了,盖因秋后,暑热褪去,天高云淡,只要有月亮的夜,都可以相约到月下去走一走。秋月霜空的晚上,尤其是大雨过后,月亮像磨洗过的大铜镜,可月下清谈,也可凉霄独行,这时的月,最能让人澄心定虑。

走月亮我欢喜选在宽阔的水湄。据说在八月十八夜,还可以看到串月(月轮映水,联络成串)。为什么只有此夜才能看到串月?或许涉及深奥的天文学知识,我不懂,但我分明记得,小时候在驾雾冲的河里,看到过连成串的月亮——那是哪一年的八月十八?不记得了,但野水石桥,秋月成串,却是常常入梦。

夜已静,苦于文章不知如何收尾,倚窗看阳台上的好月色,忽地想到西湖公园走月亮去。

只好小心翼翼地骑上一段,下来,将车子扛过去,然后又骑上一段,下来,再将车子扛过去。我当时直纳闷,这马路向来挺好的,哪来这许多沟呢?第二天晚上我特地去看了看,却原来是路灯杆子映在地上的黑影而已。

说来惭愧,由于胃不支持,我已有近两个月没怎么喝酒了,这对原本就爱好无多的我而言,实在是一种人生快乐的丧失。数年前,林文月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红烧蹄参,她说:“在我的菜单卡片上看到这一道菜肴时,不禁令我感慨系之。已经好几年没有做过这一道菜了。主要的原因是今日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已不尚大鱼大肉,而倾向于比较清淡精致的口味,再则是同辈友朋已不再有往昔年少时的健壮身体,相对于年岁的增加,胃口也愈形减小,像这样的大块文章上桌,席间敢于举箸者恐怕是不多了。”董桥先生因此感叹:“人生苦短,酒肉岁月太匆匆,朋友情谊才是青山绿水。”

秋色正平分

我很享受它给我的残缺之感,陈旧之感,岁月之感。

近来爱上了插瓶。

旧历八月,雨已经下过几场,天气飒然凉了下来,墙根下的几瓦蒲草,为雨所渍,葱碧欲浮。秋雨洗尘,雨沃苔生,愈加勾起了我的幽人之致,于是,一连数个下午,我都在水岸边晃荡,归来时,顺便捡拾些枯枝败叶回家做摆设。

要说小摆设,自然不止枯枝萎叶,秋月恐怕是一年当中最能给人以旷士之怀的了——这或许是天地间最雅致的摆设?

秋分是八月节,中秋离得近了。“小儿女膜拜月下,嬉戏灯前”,此语给人温暖,你是否想起自己还是小儿女的时候了?四方桌摆在土院里,父兄俱在,桌上有丝瓜,扁豆,蒸熟的南瓜,母亲炒盘喷香焦黄的南瓜子,你不会吐壳,只会抓一把囫囵吞下去,惹得父

酒肉岁月

上“男女杂坐”“握手无罚、目眴不禁”,“饮可八斗而醉二三”。我虽然不曾有过这种近似于当下某些平日里很讲究座次的官员与小姐姐共坐包厢时的经历,但仍然觉得“饮可八斗而醉二三”实在是一种长处。这是一个需要沟通和交流的时代,像我这样木讷的人,略喝点酒尚且勇于表达,何况那些惯于在宴席上畅快征逐,放肆领略中国饮食文化之深厚的三昧之辈……

回想起来,我是多么喜欢那种酒后陶然的状态啊。当然也有狼狽的时候,印象尤为深刻的一次是,某日在西兴我喝得多了,见夜已深,就晃晃悠悠地骑了单车,独自过钱江三桥往回赶。让我恼火的是,离住处不远的一条马路,没多远就横着一条沟,搞得我

◇节气承 葛良琴专栏



葛良琴,中学教师,作品发表于《阳光》《安徽文学》《清明》《传奇·传记文学选刊》《中国周刊》《作家天地》等省市刊物。

◇闲情赋 李利忠专栏



李利忠,又名李庄、李重之。浙江建德人。长日谋食之余,偶或写点诗文,以遣有涯之生。